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六十四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四

儲之三 難

漢戾太子

戾太子據武帝子也母衛后元狩元年立為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襍使東方朔枚臯作襍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取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亦平憐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皆毀之邪臣朋黨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

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呪詛上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劔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

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呪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諸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肆

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案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亡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

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
病困疑有上於是從甘泉來幸西建章宮詔發三
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長安中都官曰從
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身引兵殿市人數
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
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
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
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
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毋者
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

父慈毋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
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
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
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
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
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
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
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焉塞而不通太
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

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
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
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
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
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
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城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
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
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
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
曰蓋行疑從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
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
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
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
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

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釋毋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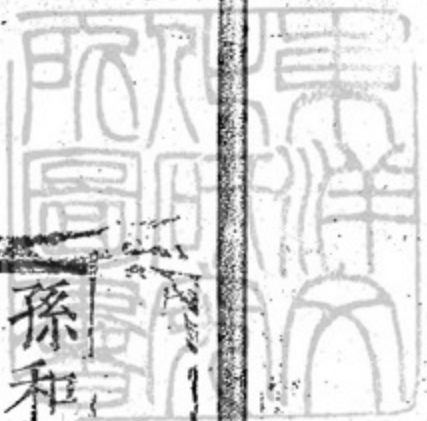
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任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毋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毋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

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者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覺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為太子弟霸為魯王
 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
 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
 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
 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
 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二四上吳主不聽太子和
 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
 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
 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



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欲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
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
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
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
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
當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
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
使者羊道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
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

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
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謫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
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
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朱
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
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
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
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
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
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

魯王之黨楊竺全寄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
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
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
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王不悅太子太傅吾粲
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
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繫下
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初會稽潘夫
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
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
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

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
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
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朱據
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
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
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
連日詣闕請和吳主觀見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忽忽
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固爭
吳主大怒族誅五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

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安郡
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
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揚竺流其尸於江
又誅全寄等以其黨霸譖和故也朱據未至官詔書
追賜死立子亮為太子立潘夫人為后吳主頗悟太
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
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固爭之乃止立和為南陽
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
為琅邪王居虎林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
中書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俟其昏睡綰



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吳主殂太子
亮即位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
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
越法度恪為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
家天下臣父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
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
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
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傷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
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
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

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官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

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王得戕懼，遂移南昌。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

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
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
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
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晉司馬遹

司馬遹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
恒在左右嘗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
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官中嘗夜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
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
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
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
帝卽位立爲太子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
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

如已
臣罪
狀安

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
子庭太子少師裴楷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禕尚書
令華庶子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
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深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
譽因此密敕黃門闔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
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
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
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
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
埤車小馬令左右馳射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

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牆正瓦
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
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藍
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
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
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
生而后性克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
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
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
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

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
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
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
欲婚韓氏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
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
不能平頗以爲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頴
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
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
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
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

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
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
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
聽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
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
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
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
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
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
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亦乞飲血於三辰之下皇

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主蔣氏爲內主願成當
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
彬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
就而補成之以主帝幸武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
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
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願以爲
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
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
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
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

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
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梁王彤東武公澹趙王倫太
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
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
龕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
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
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
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
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兮
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差哉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

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
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念爲善欲盡忠
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母所生奉事有如生母
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宣城君亡不
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因篤
父子之情實相憐憫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
許疾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
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
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
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

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在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
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
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
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
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
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荅官
中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
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陛下飲此或至顛倒陳
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
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

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寫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使來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謀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

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旣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憤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禍耳後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氏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自廢黜恐被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

徙太子于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
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
藥杵椎殺之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請
以王禮葬詔以廣陵王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
孫慮程據等册復太子曰皇帝諡曰愍懷

隋楊勇 弟秀

楊勇小名暉地伐文帝篡位立為太子軍國政事及
尚書死罪以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
使案驗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時晉王廣亦
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
之帝嘗從容與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廢立之
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
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
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驕飾之行引明
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

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
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
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
畱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
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穎賜汝我舊
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嘗食
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
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
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
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

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
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
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
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
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穎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
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
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
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
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穎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
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

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
自如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
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
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
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藉甚於諸王臨還揚州入
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
對獻歎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
杼軸鴆毒遇於盃杓后忿然曰甄地伐漸不可耐我
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

此

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
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于汝處發
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
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
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后
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搆奪宗之計
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
楊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
如前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
悌恭儉有禮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

此

此

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于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覘地伐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人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一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視勇素至東宮作息未入勇束

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妣尊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誦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太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

魏

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尚書牛
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
疑朝臣具悉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
乖本旨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
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
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就前殿豈非爾
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
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
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

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
子竟乃令我不如第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
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
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
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
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
事共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姬新婦初亡我深疑
使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當殺元孝矩此
欲言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

疑

自懷彼此連遣來索彼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佞人也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

威盡言威對曰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廢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凶吉語臣曰至尊忌在

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
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
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
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
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善見高
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
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微勇
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云元旻身備宿衛
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
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

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
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
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
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
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
西昔海陵居之也論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
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違舍願罷之成王以寵
為懼之美帝悟乃止時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
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布腹心而韋挺杜
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為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

遺群臣更附為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
玄武門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詰不獲
既而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為
太子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
吉復欲從無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
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
勒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與朝臣
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事若泰為太子
正使其得計爾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求
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他

所求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
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
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
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
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
官察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
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
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
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
愛憎開示怨隙進引祇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

子實往居省閣舊非官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
重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祇恠志圖亂禍心在速
發兼制奇服皆竦規畫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
人爲害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
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洲人章仇太
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竝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
但未悉盡戮竝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預追番丁輒配東宮
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判司農少
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

天下皆知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其究而獨其究而獨其究

竝處自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
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
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
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
撻其冑尋而具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
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
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
面申冤屈太子過不得聞勇于是升樹叫聞于帝莫
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

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太子入侍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嶺外皆勅殺之

楊秀文帝子立爲越王未幾徙封于蜀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后

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契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太子廣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太子及諸王流涕

庭謝帝曰項者秦王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

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宄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

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杙異以證父兄之
 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
 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
 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
 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曰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
 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
 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勸善
 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
 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

也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
 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
 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
 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
 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極邪頑嚚之性也弗克
 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
 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
 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
 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東洋圖書印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三

所
圖
書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唐李承乾 第泰

李承乾太宗子生承乾殿卽以命之太宗卽位立爲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群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歛容痛自咎飾非辯給諫者應荅不暇故人人以爲賢而莫之察後遇惡寢聞宮臣若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訖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初帝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



司勿爲限制于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極
諫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
之幾斃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
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東宮有大
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
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
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
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
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家而
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愈怨懟稱疾不朝累數

月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推髻剪綵爲舞衣尋
撞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
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厮養共食又好突
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
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
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
汗死使衆號突務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
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
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鑿氈爲鎧列丹幟
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

可謂
可汗
也

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
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又召壯士左
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千承基等謀殺魏王
泰不克初吏部尚書侯君集自恃平高昌有功以他
罪繫獄得釋常快快不樂其督領蘭楚石為東宮千
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
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
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
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勅召宜密為之
備太子大然厚賂君集 及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

使詞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
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
自託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北見上有美
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駙馬都尉杜
荷如晦之子也尚公主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
同謀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
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
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王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
得志貞觀十七年太子聞其弟齊王祐反於齊州謂
紇千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

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于右領軍府後徙黔州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群臣固請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杜荷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

勳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齊王祐亦爲太宗所誅

李泰太宗子封越王爲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卽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勗勸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緝緝疏錄凡五百五十

篇歷四暮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後帝幸秦延康坊
第曲赦長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賜帛又
泰月廩過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
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
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
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
疎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廩料過
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
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
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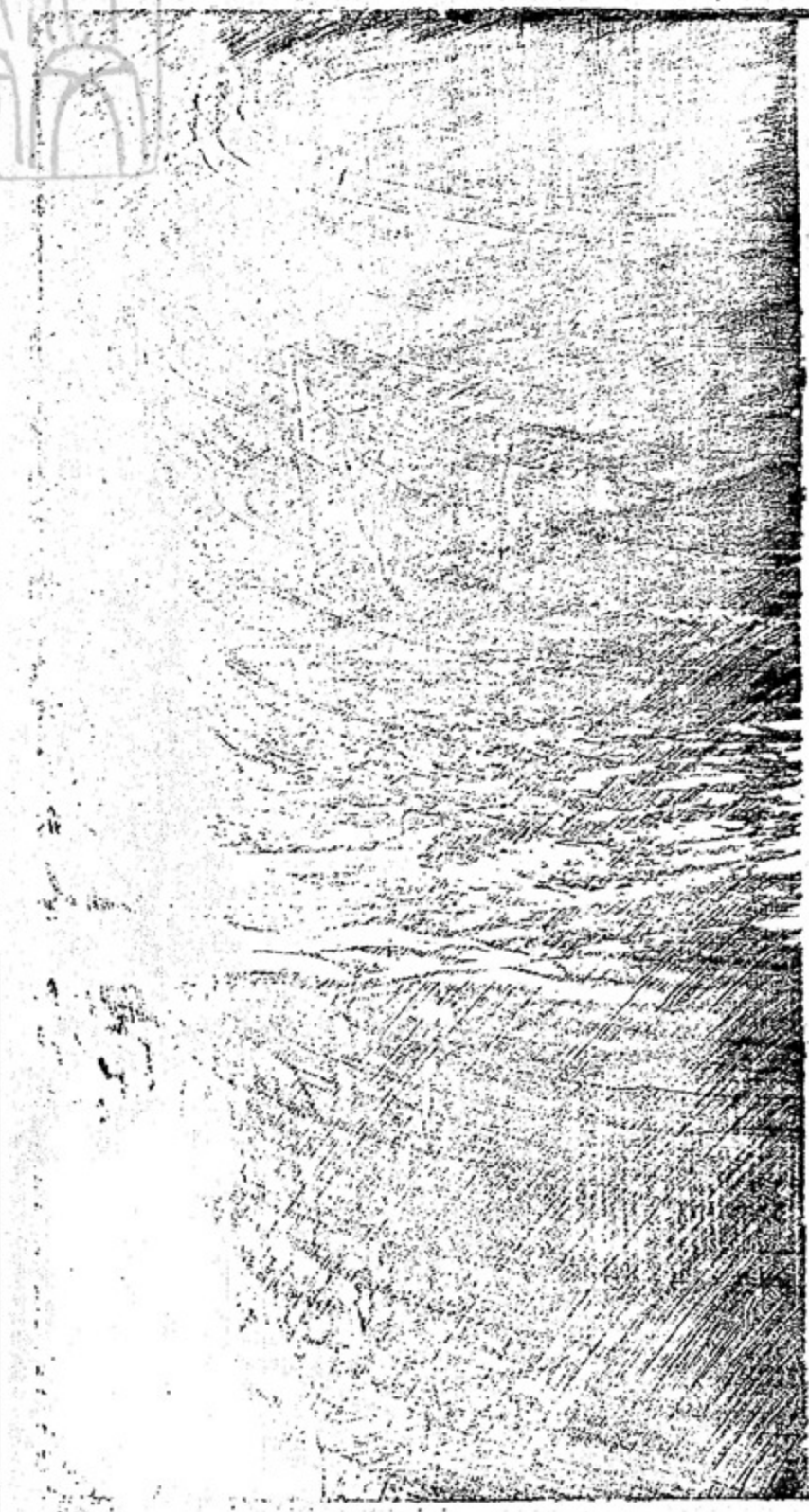
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
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
中見一枯槐樹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
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
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時獲
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
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
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
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
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

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瑀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
群臣爲太子罪帝曰前薄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
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
巾爲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
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
天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
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集百官列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
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
王公主者立爲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

卽幽泰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
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乎盡忠虧之者
有罰爲子在于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
則終貶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
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
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誠自構驕僭之
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
痾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
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
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

偏彰厥巨壘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
代可解秦雍州牧降王東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
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爲令然帝猶謂無忌曰公勸我
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
字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勛鄉帝嘗持泰表語左
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上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爲
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濮高宗
卽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勛鄉年三
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時爲酷
吏所陷貶昭州別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王開元中

爲國子祭酒以罪貶鄧州別駕薨徽封新安郡王



唐李忠

李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
 后舅柳奭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
 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
 立爲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宗敬希后旨上
 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
 天下旣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
 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
 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
 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慧

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燿
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
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
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
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
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帝召見敬宗曰立
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
出微今知有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
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
梁王俄徙房州刺史忠浸懼不聊生至衣婦人衣備
刺客數有妖夢嘗自占事露廢為庶人囚黔州承乾
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
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死明年弘表請收葬
許之

唐李弘

李弘高宗子母武后也顯慶元年立為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使惡名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即文恩殿摘採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詔每日一赴光順門決事總章元年

釋采國學請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
制可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卽首者身誅
死家屬沒官弘諫以爲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
歷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
家屬與真亡者同沒傳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
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
饑弘視廡下兵有食榆皮蓬實者悄然命家令寺給
米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
貽慙建請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
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會納妃有司奏費用

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樂府歌今得
白鴈爲婚贊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慙禮畢曲赦岐州
帝嘗語侍臣弘仁孝實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
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
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謚爲孝敬皇帝中宗踐祚
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
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
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神主伏
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
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十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

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黃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
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神主命有司以時
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
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
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
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爲廟
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唐李重俊

李重俊中宗後宮子聖曆四年爲太子詔在藩食封
歲納東宮給事中盧粲上言太子與列國同入封不
可爲法詔罷之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旣楊瓌武崇
訓爲賓客二人皆主壻惠貴寵無學術惟狗馬蹴踘
相戲昵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而崇訓
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韋出詈
爲奴數請廢自爲皇太女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
左羽林將軍李思冲等矯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三
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

守宮城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
又以昭容上官素與三思通奸并索之后挾帝升玄
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
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
飛騎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語千騎曰爾
乃我瓜牙何忽爲亂能斬賊者有賞於是士倒戈斬
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
毅趙思慎追之重俊憇于野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
堂獻太廟并以告三思崇訓柩初重俊被害官屬莫
敢視惟永和丞竊嘉勗號哭解衣裹其首時人義之

楚客怒收付獄賤平興丞睿宗立下制曰朕聞曾
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
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
罹構聞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由此誅夷無
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
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上
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故太
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
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
方逃竄臯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宗甫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
 聖朝禮葬諡為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
 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
 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
 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
 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帝
 氏而嘉之則帝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
 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
 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
 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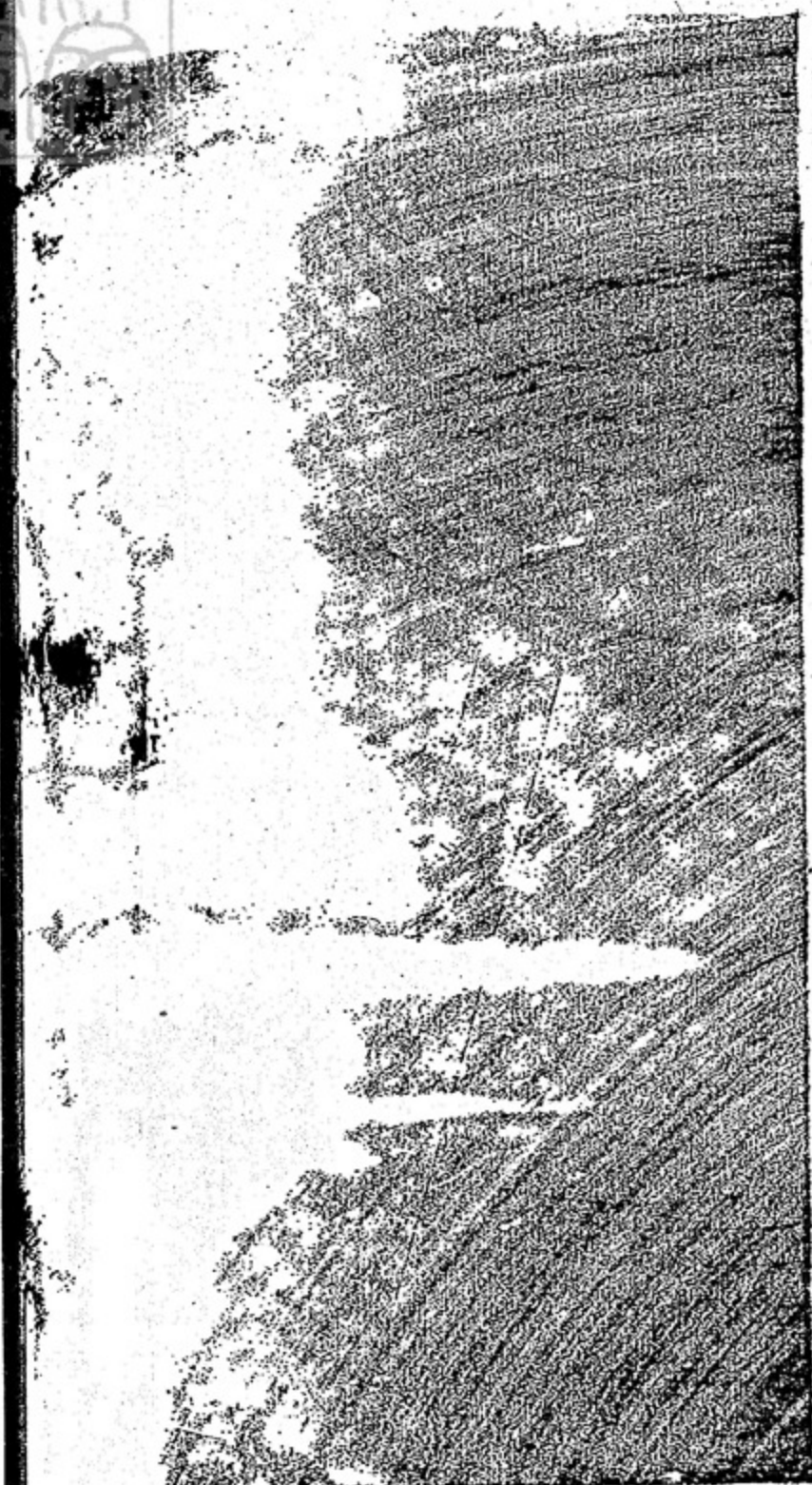
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
 北開悖逆之源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
 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
 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
 為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唐李瑛

李瑛玄宗子也立為太子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
 在潞得幸鄂光二王母亦帝為臨淄王時以色選及
 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
 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壻揚洄
 揣妃旨伺太子短譁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以太
 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帝大怒召宰
 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
 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柰何一日棄三子
 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

信江克巫蠱禍及太子京師流血晉惠帝有賢子賈
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
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
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
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摠妃意妃果德之二
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瑤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
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
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
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
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瑤同惡均罪並廢爲
庶人鏞賜死瑛瑤瑤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庶人歲
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
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



儲之四危

南齊蕭頤

見荀伯玉傳

附垣崇祖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為道成冠軍
 刑獄參軍道成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
 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
 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
 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子隨罷廣興還立
 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
 善之道成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
 陵令道成既篡位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



身身石編卷之六
 附垣崇祖
 附垣崇祖

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蹟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蹟拜陵還景貞白服乘畫舫舡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貞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以蹟長嫡又南郡王兄衆竝列故蹟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蹟東還令宣敷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白太子皆言伯玉以

聞蹟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玉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敕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軒蓋填門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嘗云臣等所見二
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
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太子深怨伯玉高帝臨
崩指伯玉以屬太子太子卽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
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
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
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
自謀豈非天哉

垣崇祖畧陽人也蕭道成篡位爲豫州刺史每自比
韓白上獨許之累破魏師武帝卽位領驍騎將軍初

高帝時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所親曰吾昔在
先朝實伸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北州控帶
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
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于
嗣主便欲背德于先帝止可以此待死義不爲他計
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處信
就徐州殺軌御中正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
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
不知皆傷惜之初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
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

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
每有過輒加捶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
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贊言語動作
每月奏聞贊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嗣位
之初方逞其欲太行在殯曾無戚容卽通亂先帝宮
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
矜誇飾非拒諫禪位太子闡之後自稱天元皇帝彌
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
皆附闥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幄皆飾以金玉珠寶光
華炫燿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
麗踰於漢魏遠矣惟自尊崇無所顧崇祖不自附及
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
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
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祖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
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
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搆扇邊荒誅之

北周宇文贇

宇文贇北周武帝子也立爲太子受命征吐谷渾也
武帝令徐州總管王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
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幸于
贇贇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于
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太子除譯等名仍加捶楚贇因
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
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待
坐乃白武帝言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
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材



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讎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藏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于禍謂

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次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渾成爲輪禁天下婦人

皆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把公亮之子卽帝從祖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媼之亮聞之懼謀反纔誅溫卽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后每左右侍臣論議惟欲興造革易未嘗言及政事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游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怨又吝於財畧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抄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四



所藏書